

难忘童年玩杏核

□史新会

“杏儿黄，麦上场”。一夜南风起，小麦覆垄黄。转眼间，麦田里已是收麦机穿梭往来，一派热气腾腾的繁忙景象。早市上，摆摊卖杏的人多起来。杏儿足有鸡蛋大，黄黄的，泛着光泽，细看还有一层纤细的绒绒，着实让人喜爱，便买了一些回家。

吃完剩下一堆杏核，我并没有扔掉，而是收起来，清洗干净，晾干，装进一个大口的罐头瓶里。三岁的外孙女糖糖紧随其后，跑过来跟过去，瞪着惊奇的大眼睛问：“姥爷，这些杏核你不倒进垃圾桶，留着有啥用吗？”“这可有大用！”我看着她，一本正经地说。

垃圾？不，杏核是我们的宝贝疙瘩

糖糖眼中垃圾似的杏核在我们童年可是宝贝疙瘩，不仅家里吃剩的杏核要收集，还要外出去寻找。大麦晌，太阳像个大火球炙烤着大地，天地间就是一个大蒸笼。大人们不让我们出门，可是，打个眼前不见，我们就偷偷溜出去，满大街去找杏核。看见一个杏核就像发现了金元宝，远远地飞跑过去，紧紧地攥在手里，生怕谁要抢走似的。有时为了一个杏核，你先看见的，我先抢到手的，争执不休，脸对着脸，眼睛差点瞪出来，就像公鸡掐架似的，“我的！”“我的！”……甚至大打出手。

这些说出来糖糖也不会明白。我把她叫到客厅，“哗——”一下倒出杏核，分成两堆。“来，咱们做个游戏吧。”我指着杏核说，“这两堆杏核，一个人数一堆，看谁数得又快又准。你先挑。”“好！”糖糖很是兴奋，拢过一堆杏核：“1、2、3……”认真地数起来。我也拢过一堆，装模作样地数着，第一局我稳操胜券。“不行，不行，再来一局！”糖糖着急地嚷着。再开一局，我故意放慢速度，“我赢了，我赢了……”糖糖高兴地跳起来。

儿时弹杏核的情形又浮现在眼前

看着糖糖欢快的样子，我的思绪回到了从前。四五岁的时候，我们最爱玩

的是弹杏核。在地上挖一个小圆坑，离坑两三尺画一条线，三四个小朋友每人手里攥着一个杏核，趴在划线处开始弹。杏核放在右手的食指上，拇指的指甲盖抵住杏核，突然用力弹出。杏核落地，还可以再弹三下，这时不能再把杏核拿起来，而是趴在地上，右手拇指拢住食指，憋足力气，食指猛然弹出，用指甲盖击打杏核弹出，一边弹一边喊：“一蹦蹦，二弹弹，三葫芦角，四瓦罐……”

瓦罐就是那个圆坑，每个人弹4下杏核，目的就是接近甚至把它弹进坑内。一轮没人弹进去再来第二轮，弹的过程中还要密切关注别人的杏核，把快进坑的杏核击打出去。谁的杏核最先弹进坑，谁就取得阶段性胜利，再拿出杏核弹及别的杏核，弹中哪个就将哪个纳入自己囊中。

女孩子课间掏出杏核就玩欵子儿

杏核就是要欵的“子儿”。几个女孩围成一个圈，各自掏出5个或是10个杏核，放在一起，然后“包袱拳头剪子”（相当于“石头剪刀布”），确定先后顺序。一个女孩抓起一把杏核，先是“老兵”“老搭”。老兵是把杏核往上抛，翻过手用手背去接，大部分落在地上，两三个落在手背上；老搭是把手背上的杏核再颠起来，翻过手用手心接住一个。

接下来欵子儿，由少到多，先是一个，后是俩，再是仨、四个，把手心里的



杏核向上抛出，翻手到地上去抓。抓时每次不能多不能少，依次该抓几个就抓几个，同时抓的时候不能碰其他的杏核，手中的杏核即成为战利品。若是抓的个数不对，或是碰了其他杏核，就此淘汰，让下一位孩子接着欵。欵子儿考验的是手疾眼快，女孩子玩最合适。

男孩子最喜欢用杏核玩“撂连”

撂连有炮打十八兵、拿跑楼、钻驴蛋……种类繁多。

撂连俩人就能玩，不光小孩，大人们也喜欢玩，房荫树凉、田间地头，随处可以开战，围着一圈人，还有人不停叫喊招招，我们可不懂“观棋不语真君子”。撂连用的子儿可以就地取材，小

棍、小砖、土坷垃都行，然而档次最高的还是桃核、杏核，它们不大不小，玩起来得心应手，而且干净整洁，彰显文明。用的时间长了，犹如文玩核桃，有一层厚厚的包浆，看着上档次。最要紧的是，杏核是捡来的，不怕磕碰，裂纹了或破碎了不心疼，再捡新的。

“姥爷，你想什么呢？”糖糖稚嫩的童音把我拉回现实。“没想什么。”我说，“糖糖，咱们玩一个新游戏好不好？”在客厅的地板上，我画了一个圆圈，又画了一条杠，给了糖糖一个杏核，我也拿了一个杏核，“我们玩弹杏核吧。”“好——”糖糖学着我趴在地板上，跟着我喊“一蹦蹦，二弹弹，三葫芦角，四瓦罐……”响亮的声音在屋里回响。妻子闻声赶过来，看着我俩，笑嗔：“俩大活宝……”

村子里的盆盆罐罐

□韩占江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村里建起了一个盆窑，也可称为瓦盆厂，生产各种瓦盆、花盆，还有盛米面的瓦罐。盆窑属于村办企业，厂长、会计由大队指定，另有十几个工人负责和泥、轮盆、上釉、烧窑等具体操作。

虽然盆窑生产的只是瓦盆，也就是日常所说的陶器，可工艺却一点也不



不简单。首先要找到合格的陶土，那是一种近似于高岭土的胶泥，沙土、黑土绝对不行。这需要师傅提前到田里去勘察，一般这样的土都埋藏较深，要将上层土挖开，在断层上仔细鉴别，一旦找到，就作为窑厂专用土。

因为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，运土完全靠人拉肩挑。运回的土还要经过晾晒，将土中的黏性挥发，再把土中的草屑、杂质剔除干净并充分捣碎。只有土质细腻、纯净，才能保证做出的盆不出裂、不出疤。

下一步是沤泥、和泥、踩泥，然后是揉泥。从踩好的泥池里挖一块搬到工作台上，用手大力揉，就像揉面一样。待这个泥团手感细腻、光滑，胶性去除干净了，就把它揉捏成一个大圆锥形状。接下来开始轮盆，这也是最重要的一道工序。

轮盆的设施是一套连动装置，首先要做一个直径约80公分的大圆盘，圆盘一侧有柱子通到房梁上。圆盘可

以转动，柱子上面也可以转动。人用手不停地摇动柱子，带动这个圆盘，这个圆盘又通过皮带，带动下一个较小的圆盘，揉好的泥坯就放在这第二个圆盘上。师傅蹲在旁边，用手稳住泥坯，往上拉、捻、揉、托、卷，塑造成各种各样的盆。

接下来便是晾晒。晾晒至干透，将盆一个个装窑，就用滑秸（麦秸）烧。烧窑口上方有个通风眼，师傅利用这个通风眼看火候。火候掌握得好，这一窑盆正品率就高，否则就会出次品，有裂、有疤或者出阴阳脸都卖不出去。还有一种疏疏盆，工艺更复杂一些，首先要炒铅、上釉，然后再烧，出了窑就是光洁明亮的疏疏盆。

轮盆在冬天是不行的，往往越热的天气，作坊里反倒赶开了进度。精壮的小伙们上面光着脊梁下面穿着大裤衩，却还热得汗流浹背，可是谁也不喊苦、不喊累，心里想的都是如何为集体多出力多做贡献。大家被乐观主义精

神鼓舞着，即便外面的天气像下火一样，作坊里仍时不时传出笑声来。

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，瓦盆一直是村民的必需品，无论是盛黍、渣、米、面还是腌酸菜、酿大酱，甚至老头、老太太拿来当尿盆，家家户户都离不开它，所以窑上的盆是不愁销路的。小贩们从窑上趸了盆，就用独轮车、毛驴车载着去串村。进村先吆喝，“买盆来，买盆来。”吆喝出人，便从车上拿一个盆，一手高高托起，一手举着小木槌敲。新出的瓦盆敲起来声音清脆，“当、当、当……”像小铜锣一样，顿时引得大家纷纷下手买。村人习惯，不买都不买，一看别人下手，马上就争抢起来。工夫不长，一车盆就卖完了。

有时敲劲大了，“砰”“哗啦”，盆碎了。没事，小贩马上低头捡起一片碎瓦，指给众人：“你看看这茬口，是不是瓷釉？你就说是不是吧？你们今天可算是买着了！”他这么说竟也能得到认可。

（本版图片由AI生成。）